



生活品位

游历

阿正编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历/阿正编.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0. 1
(生活品位丛书)

ISBN 7-80610-831-9

I. 游… II. 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877 号

“生活品位”丛书

游 历

阿 正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 1168 1/32 8.125 印张 2 插页 16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10-831-9

I · 161 定价: 11.8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三 毛 忠孝西路(PM5:15 1986) 1

马 莉 河流 8

方 方 人与老鼠 12

书生放牛 15

王安忆 龟背 18

台湾的好看 21

王英琦 浪漫的艺术审美天地 24

王静怡 充实而沉静的民族 29

丹 姬 酒情 37

蝶意 40

北 北 你是这样美丽 44

芳邻 46

艾晓明 老鼠药死猫 50

龙应台 毒药 53

刘焯园 伏天暴雨 59

毕淑敏 仅次于人的动物 63

无胆之人 65

庄裕安 谁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75

陈 梁 上帝在厕所里 82

陈 震 蜘蛛的实用美学 88

陈平原 窗外的风景 96

小城果然故事多 99

何立伟 忆江南 105

差别 106

何怀宏 列车上 108

山中日记 113

吴 亮 荒谬之旅 120

历史踪迹何时浮现 121

邱华栋 午夜里的游走者 123

马 125

张 梅 早晨 129

黑缎子的坎肩 132

泸沽湖的月 135

林 白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139

林清玄 河的感觉 142

心静下来，就闻到了香气 149

林耀德 边界旅店 153

周 涛 守望峡谷 160

周国平 随便走走 167

季节 169

都市里的外乡人 170

南 帆 虚假的出走 173

记忆四川 177

祝 勇 秦地八百里 184

桨拨千年月 187

索伊拉 逗留记忆中 190

贾平凹 进山东 195

佤族少女 200

高洪波 嘉峪关下 202

贮云 205

黄 苗 走马踏鱼河 209

神秘的报复 210

黑狗 212

萧春雷 华南虎之约 214

蚺蛇传奇 218

葛兆光 祭如在

——“东洋景儿”之一 221

写在绘马上的心愿

——“东洋景儿”之二 224

黄檗寺的故国之思

——“东洋景儿”之三 227

蒋子丹 下海第一夜 231

韩少功 阳台上的遗憾 234

舒婷 浪漫新德里 238

简媜 停泊在不知名的国度

——法国纪游 243

潘向黎 秦淮河 250

编后小记 255

忠 孝 西 路

(PM5:15 1986)

那条街，比起异国任何一条马路，都要令人心慌。从来只是车里坐着经过，靠着玻璃不当心那么瞟它一眼，心里马上几十团乱毛线打结。

十年吧，这才去了。

即使走在骑楼里，仍然感到一辆辆汽车压在背部——再加油烟浸渍的一只大手捂在入口上。

一种世纪将要灭亡之前一刻的幻觉。天地是加盖的压力锅。那听不听都得刺进身体里去的高音贝，是哪一个小伙子套住麦克风站在没有门面的衣服堆里狂喊那五十块任选一件不然隔壁还有六十块一把的雨伞。

在那叫人发狂的噪音真相里，没有人真正的发狂。如果说这种声音算做热带病毒，那么被感染的一群也不过是被扩音机吸了进去。开始发作时机械性的动作；翻那小山一般买了回去也不能改变任何生活秩序的小摺伞，不然，一件不死不活的T恤。

小东西并不够小，寒伧花色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特性可以称赞它。那种小花伞，是一对手足失措的情人，小小气气躲在里面，怕，怕沾上任何一滴其实死不了的酸雨，挤那本来就够挤了的寒伧。

这也许是廉价，伞本来也只六十块一把，不能给人

理直气壮的骨架。就如床单总也不换的宾馆，明晃晃大白天亮着日光灯招牌——“休息两百五十元”藏在高楼幽巷里，好使人看不见那一地的垃圾污水加烂菜叶子还有挡路的大锅。

那种，休息之后出来；手也不拉的出来，直直走向几步路骑楼边的小食档。男的问女的“吃什么？”女的，对着一摊猪肠，小声说：“随便”。他们弯曲了身体，就着一团热气，把灰嗒嗒的肉团，吃到口里不算，还在认真的咀嚼，然——后，咽——了——下——去。他们一直佝偻，在吃的时候。

伞还是有人买的，成就了一种那么微薄的安全——只要六十块就可以摆进皮包。天随时可以下雨。

扩音机不能不叫，叫成了都市的命脉。

那个叫卖的人很清楚，他的嗓门和货色对于路人是不可或缺的安抚，一旦沉默下来，城市要被吓得出大祸。叫着叫着，不过是反复几千次的——来呀！来呀！欲将失群的人潮激起狂喜的荡漾。在那饱满的呼唤里，有人只用五六十块的交换如同传道者一般救赎着人的灵魂——来呀耶稣爱你。

那么名贵的端砚毛笔名家字画的门前，有人起劲的把一块块臭豆腐下锅，臭豆腐的气味成了墨香，于是没有人看砚台。

红红的中国结亲着金色塑胶大字，财啦福啦，大吉大利、招财进宝。一定要使幸福的颜色浓得俗。而那金银财宝，就算是佝着身体一辈子去膜拜它，也带给人心甘情愿的喜悦和亲爱。哦，如果叫它神的名字，买的路人会不会比财字更疯狂？

商店的门口倒不要神位，做了好多长条凳请人留步。就有条凳那么周到，摆明了功能还担心那不够殷勤切意，添上了“请坐”二字。就像它不请人坐，人不敢坐下去那般小心猜测路人的客气和谦卑。

而那些摆地摊的，知道自己绝对不算路人，就真敢也不敢坐下去，那些识大体的离着条凳只几分寸，卖着他的假名牌真恤衫，他们不在意口袋上那块小标记，对着商店一条凳子却又当当心心，壁垒分明。无论条凳是白是蓝是黄，他们靠也不去靠。

书店倒是好大一家，没有书香，闻到的老是胃里的东西，照样挤满了只看不买的人群。当然是不买的，它不能两百五十块休息不能十五块肉羹也不能给人蔽雨。

一群群被办公大楼吐出来的下班族类，面无表情的站在公车站牌下，他们当然不再表情，因为下班了。等惯了车的人不张望——早也惯了。该来的总是会来，载人去每天必然回得去的地方。用一种方盒子。

人，每天上班在大盒子里，下班苦等小盒子载人回家，家是另一种打着小方格子的空间，床不只是平面方形，电视叫做立体方形，等那中午好不容易松一口气可以品尝薪水变为食物的辛酸，还是面对一个便当盒——这就突然明白了，人在潜意识里没有面对棺材时，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买T恤和小花伞。他们很自然的不再买四四方方的书。当然。

车子当然也是挤的，挤来挤去，挤掉车门外的尊严没有人会在意。而尊严也是一种习惯的代名词，惯了，就好。如果人人不再讲这个字，它就不必放在任何层次。这里已经够挤了，加不进一只发夹。

那么多装扮相似的人混成一团，仔细看看又实在没有一丝可以点明的相像。这个人的球鞋叠在那个人的背包上，那群人的外套挤成衣架上统一尺寸的货色，而女人的头发，全部冒着烫焦没有光泽没有弹性皱巴巴蓬成一团浓烟，享受着与众一同的安然。

与众不同，叫做美丽。注意，要——烫——焦——头——发。

三五个争着地图的白种人，呆望着不能明了的公车站牌，没有人理会他们。尽管学英文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病毒，能不讲的时候，还是不发病来得不叫人脸红。学英文为的是：一开口说英文时，那一阵脸上涌出的热潮令人兴奋。听说台北市可以坐上六百道不同站牌的公车，为什么不看见有人，走上去，不讲一句英文，把那贴着不穿衣服女人的随手丢打火机拍一下去烧掉外国陌、生路人手上紧握的台北市地图。

小的像凹字大一点的什么小柜子，里面卡住那个粗粗壮壮的青年，就在一家面包店大玻璃片前的骑楼下，把自己卡成一个囚字。他的背后正好是食物，还配上出炉味。粗小子卖手镯、别针、项链、耳环、细成如同他手臂血管暴涨青筋三分之一的链子，锁住了一个大男子的青春——我不要青春我要面包。

看了面包一眼，粗里有细的柜台囚人，警觉的堆出一脸笑来。“小姐你看，你身上这件衣服配上这月白色的耳环就更周全了。”就为了那用词，多看了人一眼。柜台上，张爱玲的《半生缘》看到一大半，反面搁着。

“曼桢的结局你喜欢吗？”粗小子手中的耳环不晃了，静止在空中。“你也知道张爱玲，一百五十块的耳环算

你八十块。”并不会因为张爱玲而移情，笑说“那边走过去，一把花伞——可摺的，才六十”。台北人就是这样讲话的。

大厦跟大厦之间的巷子，永远没有阳光，夹缝里，生命流动得舒畅又缓慢，只要汽车开不过去的地方，就没有东西压在背上的感觉。人，在下棋，才夏天呢，灰扑扑的汗衫早也露了出来。卒子过河，车马炮无声的杀来杀去，慢慢杀、蓄意的杀。棋盘旁边，小卒子压着两张红票子，发印五百块和一百块相同颜色新台币的人不会因此杀头。猜是两百块吧，不看那穿堂风吹过，票子一起一伏的好像要飘走。赌棋的人压都不多压一个棋子。

台北人真真假假还是有钱。两百块可以买三把花伞加一个菠萝面包另外找回五块铜板用来当工具刮沙。台北人不要心理医生，人懂得怎么去疏导自己，那么漫不经心的。车子一辆一辆压上来，狭巷里，声音被一个过河卒子啖一下吸成透明。

是哪个小姐在等情郎用摩托车载她去休息，长长胖胖打褶裙子的下面，一双球鞋加红袜子，人就落实到地面上去了。上身一件紧身衬衫，挤出了成熟多汁的性感加肉欲——不相信这种身材的人会是处女。

“天主教文物供应中心”的前面站着那个肉体，一座圣母悲恸的塑像伸出一只手，好像就要穿过玻璃，去摸一摸那活生生的大地之母。圣母在悄悄的叹息——你是一个好女人，好到一如当初天主创造的夏娃。而那个不站在公车站牌下却时时张望着街头的胖小姐，正在起劲的咀嚼口里的东西，不，那不是口香糖，那是一种咸

湿食物——带着五花肉的烤香肠。那么旁若无人地吃着，那么原始的磨着牙齿吞咽。果然来了一辆摩托车，小姐把香肠棒子一丢，粗粗鲁鲁地跨上车，紧紧抱住骑手的细腰，带着烫焦毛发的乌烟，哄一下飞驶而去。

人潮涌来涌去，扩音机永恒地在呐喊，公共汽车逼到骑楼边来载客，队伍总是突然乱一阵，带去了要去的人，而路上的人并没有因此减少。登山用品店为什么还不变成食品店，上公车的人绝对不是去了山上。在都市喧哗闷热叫人窒息的黄昏，山林之梦是不能也不可以做的——那太单调了——一幅不能感动人的廉价房地产广告。

不等车的人还是大部分，不知往哪里去的人们市政府给了天桥、给了地下道，如果胆子够大，冲过车阵也可以跑到对街——警察不会来抓你。这一片的街景全在骚动中跳舞，活生生的，活得朦胧又活得显明，活得那脉搏有如灌浓时的生猛、蓬、蓬、蓬，饱出令人想尖叫的喜悦或说恐惧。

晚报出来了，走过书报摊的人，收回了那迈出的右脚，丢下一个铜板，迫不及待的就在人群里把手臂拉开——更挤了，如果人人在街头看报。猜那看报的人并不那么好奇，人们看报纸，往往只有一个绝大的动机——不放心自身的利益和安危。这样一来，只看早报就不够了。

巨大的落日在都市大峡谷中静静坠落，人们一般并不意识它的存在，人们正在养精蓄锐，等待那即将到来的华灯初上歌舞升平。

我舍不得离开眼前的现象。我站着点燃了一支烟，

就在街上当众吸着。我拍一下把烟蒂用手指弹到地上去甚而不许自己把它踏熄。我差一点走回头路跑去买花伞。我果然被店家的“请坐”所感动，略略沾了那条凳的边。我开始走过那总共包括六百个牌名的公车站牌，专心找一个指引人回家的地名。

而公车来了，我并没有挤上去。我说过了，尊严只是某种习惯的代名词。既然没有车子可以立即习惯，我往抽过烟的老地方走了回去。你知道，不久以前，我是种菜还有玻璃花房的那种乡下人。

虽然我佝偻了那么十秒钟不到的姿势有一些使人委屈，我还是在一大群地上的丢弃物里——观察，是哪一支烟蒂上透露出我吸过的特定记号。

我仔细地捡起“一支烟蒂”，把它用化妆纸包起来，小心放进皮包。当我做出这一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满月变红像血从市议会的方向升起，不，我没有看错，那绝对不是霓虹灯。我听见哗啦哗啦的笑声——人的笑声，掺杂着洗牌的碰撞，四面八方响起。人的五官模糊，可是他们明确的在噼噼啪啪拍手又欢笑，包围着我大声唱起来。

他们唱——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来——呀——六十块一把，你还等什么、等什么、等什么——

他们又轻轻的，说——
来。

马 莉

河 流

河流出现在一座桥梁的下面，而在这之前很久河流就已经憧憬着内心的两幅图景：一幅是人类行走在一座桥上，一幅是人类行走在一条船上。而河流，一条笔直的河流，它在人类精神中敞开了一座明亮的窗子，推开这座窗子可以望见平原上的另一条平静的河流，以及伴随着这条河流伸延向远方的无数条河流、道路、山峦、茅屋、树木、花园、喷泉、祈祷的声音和遗忘在路上的诗句。

河流最初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行走在那条通往果树、阳台、走廊、屋宇的家园的小径上，黄昏的潮气吸收着太阳的光芒从高处的树叶上紧张地投下了它斑驳的阴影，母亲站在河流旁，那些忧虑的人群也站在河流旁，而那些年老的人们则站在另一棵芳香的黄皮果树下，黄皮果树正在开花，已经结出了一些绿色的黄皮果，有些果子已经泛出了黄色的光芒，这是距离河流最近的一棵果树。

二姨站在我的身旁。三姨也站在我的身旁。我很害怕，我正在颤抖。两个姨都告诉我：这条河流刚才把两个孩子带走了。

河流的右岸有一名工人，他的身后放着一堆新木

料，一些粗大的铆钉和一些灰色的绳缆；河流的左岸有四名工人，他们正在把一堆新木料从河流的上游抬到下游来，也就是说，把新木料抬到离河流更近一些的地方。他们说这座桥要马上要建了，再建不行了。河流就是在一座新桥建立的地方稳固了人类对于它的妥协。

就这样河流以它的优美的阴影拂动着早上醒来的时间，又以它隐藏着的杀机在每一个夜晚温情地闯进一个窗棂又一个窗棂，安抚着夜晚的语言和梦中一座座空洞的岛屿。我对大海深深地热爱，却对河流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之感，因为河流太优美太难以拒绝，它像诗歌一样骄傲，它疯狂地、冷静地、细致地检验着一个人的勇气。诗人托玛斯·艾略特从一条河流出发，终于看见了所有的河流潜在的时间节奏：“我对神知道得不多，但我认为那条河流是个强壮的、棕色的神”，“河流在我们之中，海洋在我们的四边”。很久以来，我相信河流的力量，在记录下的历史的信任后面，是一条河流的目光在注视人类的恐惧。我相信死在河流比死在大海还要优美，因为河流太抒情，比寂静中到来的死神还要抒情。

那天房子里空荡荡的。我看到那两个孩子的母亲绝望的哭声。人们纷纷从那条河流拥到了那间屋子的窗前，人们在无比酷热的风中不怕疲倦地站立着，沉默着，并且发出了深深的无助的叹息，仿佛这叹息是从河岸上飘来的，它纠缠着两个孩子被死神同时拽走时刻的那个瞬间的挣扎与啜哭。我读过许多关于河流的诗歌，几乎每一位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描写过河流，那些河流正

在诗人构虚的笔下危险地流动，而每一条河流都最终通向死亡。

那间屋子里卧室的全部的窗户以及通往一条走廊的一扇小门原先是敞开着的，从那里正好可以望得见那条河流。后来，所有的窗子都关闭了，即使透过明亮的窗玻璃朝外看，再也看不清楚那条河流。我的母亲坐在那个母亲的身旁。我从那个母亲的眼睛里看见了那条忧伤无比的河流。它是那样的平静，它把那两个孩子带向了什么地方？它还要将母亲的心带向什么地方呢？

屋里的陈设非常简单，靠墙的地方摆放着一个大书架，两把藤椅和一张红色的书桌，桌的一边放着几本医学书，一个小小的镶着珠贝的小镜框，里面就是那两个孩子在家门前的合影。此外，还有一只透明的大玻璃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水，水开始还是温暖的，后来渐渐地冷却了，冷却得像窗外的那条河流。那个晚上，当天空完全暗淡下来的时候，那只玻璃杯子还是在原来地方没有人挪动过，母亲帮助正在哭泣的母亲恢复了房间的光明，当一盏电灯亮起来的时候，灯影照射在透明的玻璃杯子上，使一条河流的影子变得老长。

我热爱每一条河流，大的河流和小的河流，包括热爱河岸上的一座小小的简朴的房舍，一块倾斜的岩石，一条正在等候摆渡的小船儿，一片瞬间就被卷入河流的枯叶，以及漂浮在河流上面的一个死者的速度……

但我害怕河流，因为它太缓慢和太安详。“没有意志能像河流那般平静”，托玛斯·艾略特的诗歌是在喧嚣而平庸的年代注入我心灵的永远的河流。当我慢慢地向前走去并试图接近一条真实的河流的时候，我发现我

总是离河流很远，而这时我却正在被它的虚无力量瓦解着。所有的河流都曲直地秘密地通向大海，而每一位被死神召唤的人却并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河流。

